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回

衛石碯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石厚略得小勝卽便退兵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其對州吁之說正與鄭莊機鋒相對可稱敵手

立威鄰國原圖脅制國人今已得勝奏凱國人謠歌猶自不和便令逆臣賊子頓然氣盡可見公道在人非兵威之可脅也石碯教州吁朝王定位自是正理然朝王必先往陳國求通說來委委曲曲遂令聽者不覺入其彀中不露痕跡正是老手深謀非愚忠可比

石碯國老上卿素爲國人信服州吁石厚業已離巢他若倡義
動兵拒州吁而迎公子晉豈曰不能但他不肯使人藉口故只
假手于陳以誅二逆卽迎立之事亦候陳使已至聽衆人公議
而行自己毫不沾手又不費力氣又自避嫌疑正便二十分安
穩亦二十分妥貼是大智純臣與他國之易君立君者有天淵
之別

陳國太廟立着白牌自是陳國之事石厚看見偏就喫驚可見
虛心事原做不得

陳國使命已到石碯却先到朝中會集百官方把書信開看便
見得是一樁公事不特不肯任過亦并不肯居功真是純臣用
心亦是老臣卓見

奸詐二字雖是兩樣却是相連爲用離不開的奸人無有不詐

詐人無有不好者只看鄭莊要退宋兵使公子馮出居長晝便詐說敝邑不忍加誅令其伏罪于彼君自圖之要伐宋報仇便詐與他國通好陳國不聽便使人侵界詐作不知恐伐宋無名便詐作朝王朝王旣不得意伐宋又不能忍便詐稱王命妄自宣言又加彤弓弧矢儼然無忌惟其處處奸故處處詐處處詐正是處處奸也

桓王竟是孩子氣不是天子身分鄭莊無禮力旣不能往討當有包容之意原不過望其悔悟來朝而已今旣來了縱不加禮亦只平常待之便了許多閒言閒語說他則甚此是鄉村中不知事體婦人孩子身分豈有天子而出於此天子而出於此周室所以不振也

鄭莊伐宋之兵王命雖是假的而久不朝貢却自是宋殤不是

故鄭莊得借以假命列國亦因而聽從只看宋殤聞報喫驚便知自己原不該缺禮也

凡人無故用情其中必有所爲如黑肩之於鄭莊是也故鄭莊便心疑祭足便道破黑肩先勸桓王加禮以勸列國雖是一說然未必不心在於此也

鄭莊祭足屢次出兵必先東算西算安放停妥方纔舉事所算俱在穀中所以能每戰必勝可見奸人得利亦是 he 自有一段才智勝人處不是一味瞎很僥倖也

話說石厚纔勝鄆兵一陣便欲傳令班師諸將皆不解其意齊來稟復州吁曰我兵銳氣方盛正好乘勝進兵如何遽退州吁亦以爲疑召厚問之厚對曰臣有一言請屏左右州吁麾左右使退厚乃曰鄆兵素強且其君乃王朝卿士也王朝卿士畢竟有體面今爲我所勝足以立威

主公初立國事未定若久在外方恐有內變石厚慮有內變州吁曰

微卿言寡人慮不及此少頃曾陳蔡三國俱來賀勝各請班師遂解

圍而去計合圍至解圍纔五日耳石厚自矜有功令三軍齊唱凱歌

擁圖州吁揚揚歸國但聞野人歌曰

一雄興一雄斃 歌舞變刀兵 何時見太平

恨無人分訴洛京

州吁曰國人尚不和也奈何石厚曰臣父碯昔位上卿素爲國人所

信服現在國君現在上卿都不如主公若徵之入朝與其國政位必

定矣州吁命取白璧一雙白粟五百鍾候問石碯卽徵碯入朝議事

石碯托言病篤堅辭不受石碯不肯來不但不成石碯國人也便不信服他了州吁又問石厚

曰卿父不肯入朝寡人欲就而問計何如石厚曰主公雖往未必相

見臣當以君命叩之乃回家見父致新君敬慕之意石碯曰新主相

石欲何為也石厚曰只為人心未和恐君位不定欲求父親決一良

策石錯曰諸侯即位以稟命于王朝為正業已自立却因國人不和便恐君位未定可知為君

全要能得民心新主若能觀周得周王錫以黻冕車服奉命為君國人更有

何說石厚曰此言甚當但無故人朝周王必然起疑必先得人通情

于王方可石碯曰今陳侯陳桓忠順周王朝聘不缺王甚嘉寵之吾

國與陳素相親睦近又有借兵之好若新主親往朝陳央陳侯通情

周王然後人覲有何難哉此乃調虎離穴之計石碯亦自度能得陳力故也不然為虎橫翼智者不為石

厚即將父碯之言述于州吁州吁大喜當備玉帛禮儀命上大夫石

厚護駕往陳國進發石碯與陳國大夫子鍼素相厚善乃割指瀝血

寫下一書密遣心腹人竟到子鍼處托彼呈達陳桓公書曰鄭之後漸生驕侈耶

外臣石碯百拜致書陳賢侯殿下衛國福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

君之禍此雖逆弟州吁所為實臣之逆子厚貪位助桀二逆不誅

亂臣賊子行將接踵于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

不是真用大不能制只是

不肯自居廢只罪先公今二逆聯車入朝上國實出老夫之謀幸之名耳上國拘執正罪以正臣子之綱實天下之幸不獨臣國之幸也

陳桓公見畢問子鍼曰此事如何子鍼對曰衛之惡猶陳之惡

子鍼出言

便正白是石碣一流人方以煩聚於此可見

今之來陳乃自送死不可縱之桓公曰善遂

定下擒州吁之計却說州吁同石厚到陳尙未知石碣之謀一君一

臣昂然而入陳侯使公子佗出郭迎接留于客館安置遂致陳侯之

命請來日太廟中相見

古者朝禮兩君相見必于太廟若爲祖宗而來不敢自當也

州吁見陳侯

禮意殷勤不勝之喜次日設庭燎于太廟陳桓公立于主位左擯右

相擺列得甚是整齊石厚先到見太廟門首立着白牌一面上寫爲

臣不忠爲子不孝者不許入廟

自是常典大禮却偏偏刺人逆臣眼中故妙

石厚大驚

大夫子鍼曰立此牌者何意子鍼曰此吾先君之訓吾君不敢忘也

石厚遂不疑須臾州吁駕到石厚導引下車立于賓位賓相啓請入

廟州吁佩玉秉圭方欲鞠躬行禮只見子鍼立于陳侯之側大聲喝

曰圖天子有命

來意本是要求通情朝周才開口先聽得一句便是周天子有命二人心不知是喜是懼

只拏

私君賊州吁石厚二人餘人俱免說聲未畢先將州吁擒下石厚急

拔佩劍一時着忙不能出鞘只用手格鬪打倒二人廟中左右壁廂

俱伏有甲士一齊攏來將石厚綁縛從事兵眾尙然在廟外觀望子

鍼將石碯來書宣揚一遍

陳人仍言石碯來書可嘉問是公道

眾人方知吁厚被擒皆

石碯主謀假手于陳天理當然遂紛然而散史官有詩嘆曰

州吁昔日餞桓公

今日陳朝受禍同

屈指爲君能幾日

好將天理質蒼穹

陳侯卽欲將吁厚行戮正罪羣臣皆曰石厚乃石碯親子未知碯意

如何

陳人必作此語自是人情之常蓋大義滅親四字原不是容易說也

不若請圖自來議罪庶無後

言陳侯曰諸卿之言是也乃將君臣二人分作兩處監禁州吁囚于

濮邑石厚囚于本國使其音信隔絕遣人星夜馳報衛國竟投石碯

却說石碯自告老之後未曾出戶見陳侯有使命至即命輿人駕車

伺侯一面請諸大夫朝中相見眾各駭然石碯親到朝中會集百官

方將陳侯書信啓看知州吁已拘執在陳專等衛大夫到公同議罪

百官齊聲曰此社稷大計全憑國老主張石碯曰二逆罪俱不赦明

正典刑以謝先靈誰肯往往任其事石宰醜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醜

雖不才竊有公憤逆吁之戮醜當蒞之右宰專任往殺州吁亦是明留石厚諸大夫皆

曰石宰足辨此事矣但首惡州吁既已正法石厚從逆可從輕議衆

亦如此說可見石碯大怒曰州吁之惡皆逆子所釀成諸君請從輕

大義滅親之難積牛子也愛子時以舌典得無疑我有舐犢之私乎老夫當親自一行手誅此賊不然無面

目見先人之廟也州吁雖是逆賊然既為君殺之恐有弑君之嫌故雖假手鄰國若石厚同逆便不避不慈之嫌直

欲自往殺之純臣家臣孺羊肩曰國老不必發怒某當代往石碯乃
義理上都有分寸
使石宰醜石宰官往濮蒞殺州吁孺羊肩往陳蒞殺石厚一面整備
名名醜
法駕迎公子晉于邢左邱明修傳至此稱石碯爲大義而滅親真純
臣也史臣詩曰

公義私情不兩全

甘心殺子報君冤

世人溺愛偏多味

安得芳名壽萬年

隴西居士又有詩言石碯不先殺石厚正爲今日并殺州吁之地詩
曰

明知造進有根株

何不先將逆子除

自是老臣懷遠慮

故留子厚誤州吁

再說石宰醜同孺羊肩同造陳都先謁見陳桓公謝其除亂之恩然
後分頭幹事石宰醜至濮將州吁押赴市曹州吁見醜大呼曰汝吾

臣也何敢犯吾右宰醜曰若論此時也還儘有可說先有臣弑君者吾效之耳

却總不如此州吁僇首受刑獮羊肩往都蒞殺石厚石厚曰死吾

分內願上四車一見父親之面然後就死獮羊肩曰吾奉汝父之命

來誅逆子汝如念父當攜汝頭相見也又是一句遂拔劍斬之公子

晉自邪歸以誅吁告于武宮衛武公之廟重為桓公發喪卽侯位是為

宣公尊石碯為國老世世為卿從此陳益相親睦却說鄭莊公見

五國兵解正欲遣人打探長葛消息忽報公子馮自長葛逃回在朝

門外候見莊公召而問之公子馮訴言長葛已被宋兵打破占據了

城池打破長葛猶可說是為公子馮之故占據城逃命到此乞求覆

護言罷痛哭不已莊公撫慰一番仍令馮住居館舍厚其廩餼不一

日聞州吁被醜殺于濮已立新君莊公乃曰周吁之事與新君無

干上兵伐鄭者宋也寡人當先伐之乃大集羣臣問以伐宋之策祭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鄭莊淫謂甚清故以為奸雄若在

足進曰前者五國連兵伐鄭今我若伐宋四國必懼合兵救宋非勝

算也自己未動先算別人正是相兵秘訣亦不止是用兵秘訣為今之計先使人請成于陳再以

利結魯若魯陳結好則宋勢孤矣莊公從之遂遣使如陳請成陳侯

不許公子佗字五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善鄰可說親仁不可說

處親仁二字父鄭來講好不可遠之陳侯曰鄭伯狡詐不測豈可輕信

不然宋衛皆大國不聞講和何乃先及我國此乃離間之計也亦疑

况我曾從宋伐鄭今與鄭成宋國必怒得鄭失宋有何利焉說利害

但非鄭莊遂却鄭使不見莊公見陳不許成怒曰陳所恃者宋衛耳

衛亂初定自顧不暇豈能為人俟我結好魯國當合魯之眾先報

宋仇次及于陳此破竹之勢也祭足奏曰不然陳強陳弱請成自我

陳必疑離間之計所以不從凡事到他跟前一口使能猜若命邊人

乘其不備侵人其境必當大獲因使舌辨之士遠其俘獲以明不欺

彼必聽從主意却不差平陳之後徐議伐宋為當莊公曰善乃使兩鄙宰

率徒兵五千假裝出獵潛入陳界大掠男女輜重約百餘車陳疆吏

守疆之吏申報桓公桓公大驚正集羣臣商議忽報有鄭使穎考叔在朝

門外齎本國書求見納還俘獲陳桓公問公子佗曰鄭使此來如何

公子佗曰通使美意不可再却桓公乃召穎考叔進見考叔再拜將

國書呈上桓公啓而觀之略曰

寤生再拜奉書陳賢侯殿下君方膺王寵寡人亦忝為王臣理宜

相好共效屏藩近者請成不獲邊吏遂妄疑吾二國有隙擅行侵

掠寡人聞之卧不安枕今將所俘人口輜重盡數納還遣下臣穎

考叔謝罪寡人願與君結兄弟之好惟君許焉

陳侯看畢方知鄭之修好出于至誠遂優禮穎考叔遣公子佗報聘

自是陳鄭和好鄭莊公謂祭足曰陳已平矣伐宋奈何祭足奏曰宋

東周列國七
卷之二
七

爵尊國大王朝且待以賓禮不可輕伐主公向欲朝覲只因齊侯約

會石門又遇州吁兵至擔擱至今今日宜先入國朝見國王然後假

稱王命號召齊魯合兵加兵出有名往無不勝矣鄭莊公大喜曰

卿之謀事可謂萬全時國桓王即位已三年矣莊公命世子忽監國

自與祭足如國朝見國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正之期周正建子故以十一

月朔賀王國公黑肩勸王加禮于鄭以勸列國桓王素不喜鄭又想起侵

奪麥不之事怒氣勃勃怒原是怪不得只是既已無奈他何便索性不必說他便了謂莊公曰卿

國今歲收成何如莊公對曰托賴吾王如天之福水旱不侵桓王曰

幸而有年溫之麥成國之禾朕可留以自食矣說得又沒有勸兩說他則甚莊公

見桓王言語相侵閉口無言當下辭退桓王也不設宴也不贈賄諸侯

來朝王必宴勞之答使人以黍米十車遣之曰聊以爲備荒之資莊

以幣帛謂之贈賄公甚悔此來謂祭足曰大夫勸寡人入朝今國王如此怠慢口出怨

言以黍米見訕寡人欲却而不受當用何辭祭足對曰諸侯所以重

鄭者以世爲卿士在王左右也王者所賜不論厚薄總曰天寵主公

若辭而不受分明與國爲隙鄭既失國何以取重于諸侯乎此當日

取麥取禾又是何說正義論間忽報國公黑肩相訪私以綵繪二車爲贈言語

之際備極款曲良久辭去莊公謂祭足曰周公此來何意祭足對曰

周王有二子長曰洵次曰克周王寵愛次子屬周公使輔翼之將來

必有奪嫡之謀故周公今日先結好我國以爲外援主公受其綵繪

正有用處莊公曰何用祭足曰鄭之朝王鄰國莫不知之今將周公

所贈綵帛分布于十車之上外用錦襪覆蓋出都之日宣言王賜再

加彤弓弧矢假說宋公久缺朝貢主公親承王命率兵討之以此號

召列國責以從兵有不應者即係抗命重大其事諸侯必然信從

雖大國其能當奉命之師乎莊公拍祭足肩曰卿真智士也寡人一

一聽卿而行隴西居士咏史詩曰

絲繒未黍不相當 無命如何假托王

畢竟虛名能動眾 睢陽行作戰爭場

莊公出了國境一路宣揚王命

輦轂之下公然假傳聖旨全無顧忌藐視王朝於此極矣

聲播宋

公不臣之罪聞者無不以爲真這話直傳至宋國宋殤公心中驚懼

遣使密告於衛宣公宣公乃糾合齊禧公欲與宋鄭兩國講和約定

月日在瓦屋周地之地相會歃血訂盟各釋舊憾宋殤公使人以重幣

遺衛約先期在大丘

今開封府永城縣

一面商議鄭事然後並駕至於瓦屋

齊禧公亦如期而至惟鄭莊公不到齊侯曰鄭伯不來和議敗矣便

欲駕車回國宋公強留與盟齊侯外雖應承中懷觀望之意

如此之盟要他

作惟宋衛交情已久深相結納而散是時國桓王欲罷鄭伯之政以

號公忌父代之周公黑肩力諫乃用忌父爲右卿士任以國政鄭伯